



关照民 著

冰雪奇侠



白山出版社

冰雪奇俠

吳煦民 著

白 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雪奇侠/关照民著.—沈阳:白山出版社,2008.9
ISBN 978-7-80687-605-3

I.冰… II.关…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9992 号

出版发行:白山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 编:110013

电 话:024-28888689

电子信箱:baishan867@163.com

选题策划:邢志有 董志新

责任编辑:王婧媛

封面插画:郭 田

封面设计:郭 靛

装帧设计:王 婷

责任校对:赵 中

印 刷: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

成品尺寸:145×210 毫米

印 张:8.625

字 数:25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3 月第一版

出版时间: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2800 册

书 号:ISBN 978-7-80687-605-3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一、林海追杀	1
二、孤身少年	6
三、显露踪迹	10
四、再救月蝉	13
五、我叫云飞	19
六、七河邂逅	22
七、阴差阳错	26
八、密林伴侣	34
九、解救义士	39
十、节外生枝	48
十一、险恶阴谋	52
十二、追本溯源	60
十三、虎口脱险	65
十四、黄雀在后	71
十五、神秘老人	77
十六、孰是孰非	85
十七、世事难料	92
十八、同床异梦	98

十 九、事与愿违	103
二 十、勇劫法场	112
二十一、望春投敌	120
二十二、善恶有根	129
二十三、云飞打熊	137
二十四、知道身世	145
二十五、国恨家仇	154
二十六、恩怨难分	163
二十七、追杀仇敌	171
二十八、魂归故里	181
二十九、喜酒悲歌	191
三 十、揭竿而起	201
三十一、喋血密林	210
三十二、再次攻城	219
三十三、血沃七河	229
三十四、同仇敌忾	240
三十五、血的代价	249
三十六、雪野仙侠	260

冰亦水，水亦冰，
冰封雪飘蕴豪情。
莽莽林海连天际，
皑皑雪原唱寒风。

精亦傻，傻亦精，
是精是傻难分清。
恩仇爱恨千古事，
明辨是非为英雄。

一、林海追杀

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天空飞舞着，将这满山遍岭涂抹得浑然一体。

飞雪中，一挂马爬犁响着幽咽的铃声缓缓地行驶在密林间蜿蜒的官道上。在爬犁驶过的路上，划出两道长长的印痕。很快，又被飘舞的雪花覆盖了。

爬犁上端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男子，一位少妇和两个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男子紧锁着眉头，一句话没说，少妇是一副哀怨的模样。两个孩子不知大人的心思，从裹着的棉衣缝中露出大大的眼睛，惊喜地看着周围银装素裹的景象。

看着几个骑马的随从，少妇终于说话了，她低声地问道：“德，我们就这么倒霉吗？你不过是个九门提督府的副将，他们干吗把所有的罪状都推到你一个人身上？把我们流放到这遥远的宁古塔活遭罪？”

男人道：“唉！这你还不明白么？我纳德是这次九门提督府与兵部之间争斗的一个牺牲品。唉！历朝历代，在派系的权力斗争中，输的一

方总有那么几个倒霉的人给大人们做争斗的垫背。”说完，他看着两个孩子，对夫人叮嘱道：“我告诉你，等他们长大后，告诉他们一定不要当官，记住了吗？还有黑龙、天诺你们俩，记住了么？”

黑龙、天诺听不懂父亲的意思，却不约而同地点点头。少妇道：“黑龙才三岁，阿诺才一岁，能懂个啥哟！”

纳德非常怅惘，好像是在对孩子讲，也好像对自己说：“去宁古塔就去宁古塔，咱们的老祖宗不就是在那儿打出来的么，咱们这是回老家。当老百姓，男耕女织，打猎捕鱼，倒也自由自在。”

少妇知道丈夫在自我嘲解，自我安慰，没有接话，长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怀中抱着的天诺和倚在自己身上的黑龙，这时他俩都已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们不知，此刻在他们身后不远处，有一队官兵正在追杀上来。

爬犁刚吃力地爬上一道被遮天蔽日的树木掩盖的山岭，那队官兵就追到跟前。负责护送的五个官兵还没动手，顷刻间就被杀倒在地。这时，一个面带微笑像是白面书生的人用剑指着纳德喊道：“纳德，快将尼亚将军给你的手令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无情”。

纳德认识这个人，叫汝敬南，是九门提督府的卫队长，这人是自己当年随尼亚奉圣旨去五台山围剿匪患时投靠尼亚的。当时，作为山寨副职的汝敬南见清军把山寨围得个铁桶一样，知道大势已去，便趁寨主阳全生不注意的时候，一剑刺死阳全生，率兄弟们投降清军。尼亚见他武功高强，又是一心投靠，加上汝敬南会见风使舵，很快得到了尼亚的赏识重用，收降的第二年就被提拔为提督府的卫队长，纳德非常看不起这种有奶就是娘，为了享受荣华富贵，连自己的主子都敢杀的小人。纳德从军征战多年，像这种心狠手辣的卑鄙小人却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当时就想：汉人怎么这样，竟敢杀主求荣，甘当汉奸、奴才，难怪他们丢了江山！在那之后，纳德每次见到汝敬南，见他对自己每次都一副卑躬屈膝的奴才样，心里感到恶心。此时此刻，汝敬南竟敢这么对自己，不觉有一种虎落平原被犬欺的感觉。他知道，汝敬南定是尼亚派来的索要当时尼亚写给自己找准机会杀除掉兵部尚书容若的那道手令的。

现在，他明白，就是交了，一家老小的性命也是难保，因为他知道尼

亚将军是个出了名的凶狠歹毒之人。不交，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一想起来这一路上一家人遭的罪，气就不打一处来。道：“回去告诉尼大人，我受他提拔，也代他受过，今天皇上下旨把我流放到宁古塔了，这已经很对得起他了，我早就把他给我的手令烧了。”说完，下意识地看了正在熟睡着的儿子黑龙一眼。

汝敬南道：“纳德，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你说烧了就烧了，你以为我会信么？废话少说，今天交不出手令，你们别想活着离开此地”。

纳德道：“就是交了，我们就能活着离开此地？我想这一点尼亚肯定教过你了”。

汝敬南低声命令左右道：“杀无赦！我就不信，这小子自己的命可以不顾，可他老婆和孩子的命他就不管？”

十四个人将爬犁紧紧围住，纳德一边左右地护住爬犁，一边挥剑和汝敬南打了起来。密林间的雪道上，一场双方力量极为悬殊的厮杀开始了。

纳德的妻子一边用双臂紧紧护着孩子，一边目睹着丈夫与敌人拼杀。

纳德当年是以武功高强的实力得到尼亚提拔重用的，他现在用的是早年练习的长白山剑法与后来学练的武当剑法刚柔融合在一起的名叫长武雄风剑法。他手握长剑，左挑右刺，一眨眼的工夫已有五个官兵被他斩于马下，鲜红的血流到洁白的雪地上，像一大片一大片盛开的桃花。

汝敬南见五个随从眨眼间就死在了纳德剑下，在提督府时他曾亲眼见到纳德习练的长武雄风剑，现在知道把自己和带来的人加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这么硬拼下去，根本不可能取胜。但他这次是有备而来的，他想：此刻是非得用自己的“杀手锏”不可了，遂向一位身后年轻的兵丁喊了一句：“坦珠，该你显显身手了”。坦珠是个不到二十的旗人小伙子，只见他向后退了几步，手从腰间摸出六只银镖，手一挥，六只银镖分上中下三路飞向纳德，纳德虽有警觉，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迷幻身影”旋身去躲，谁知坦珠的飞镖是秉承世家祖传，飞镖会在空中变影随形，在纳德躲镖时，银镖改变了飞行路线，纳德仅躲过两只，其他四只

准确无误的扎进了纳德的面额、前胸、腰际。纳德摇晃了一下，从爬犁上栽了下来，殷红的鲜血汨汨地流了出来。

另外几人同时跳上爬犁，几把刀剑同时刺进纳德妻子的后背，一滴一滴鲜红的血液滴在了黑龙的脸上。

黑龙醒了。

一个清兵凶恶地把黑龙从爬犁上拽下来，拖了好几米远，就在他的剑尖要刺进黑龙的前胸的那一瞬间，从旁边不远的一棵树上急速地喷出一团白色的雪雾，除了在爬犁附近的汝敬南和坦珠，其余的官兵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无声地倒在地上，随着雪团射到，从那棵树上掠下一只毛茸茸的身影，上前抱起黑龙，几步腾、跳、跃，转眼间消失在密林深处。

汝敬南惊愕了半天，立即醒过神儿来，走到躺倒在地那几个官兵的近前，感到非常奇怪，他们被那团白色的雪雾打倒在地后，像睡死了似的，浑身上下一点伤痕也没有，这是什么功夫？汝敬南习武多年，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还有这门武功。要不是亲眼看到，不管谁说，他都不会相信的。

一袋烟的工夫，躺倒在地的几个官兵揉着被打得昏沉沉脑袋醒了，趑趄趑趄地站了起来，汝敬南看看天色已晚，道：“再有三个时辰，天就要黑了，你们把爬犁给我仔细翻个遍，看有没有尼大人要的那个东西，这个孩子的身上更要给我仔细搜搜。”

五个清兵“喳！”的应诺一声跳上爬犁，把爬犁上的东西扔得遍地都是，并将爬犁来回翻了个个儿，也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汝敬南失望地道：“看来咱们只能去宁古塔将军府求援，去追查那个孩子的去向了。找不到尼大人的手令，我，还有你们，都别想活着回京！”

坦珠回头看看躺在雪地上号啕大哭的婴儿天诺，问道：“大人，这个孩子怎么办，是杀还是带走？”

汝敬南阴狠狠地说道：“既然东西没在这孩子的身上，留着她也没用，带着她更麻烦，把她留在这里敬山神吧！让虎、狼、野猪给她做个伴吧。你可知道，杀婴儿是有罪的哟！哈……哈！”

汝敬南跃上马背，一行人策马驶向东南不远处的宁古塔。

宁古塔将军府。

在掌灯时分，汝敬南一伙来到了将军府的门口，在昏暗的门灯下，汝敬南递上唯有皇宫才用的通行令牌。门口的侍卫亲眼见到这种听说过的令牌，马上来了精神，小跑似的在前边引路，一行人耀武扬威般地鱼贯而入。

宁古塔将军布素年约四十多岁，立在客厅门前，冲走过来的汝敬南抱拳道：“宁古塔将军布素，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抱歉抱歉。请到厅内详叙。”

几人落座后，坦珠抢前几步介绍道：“布将军，这位是九门提督府副都统汝敬南将军。”

他故意将汝敬南护卫队长的身份说成了副将军。

汝敬南抱拳道：“本官奉皇上圣旨出京追拿朝廷要犯，在离宁古塔不远的—个叫做虎峰的岭上追上他们，谁知却被他们逃脱了。只好冒昧前来，打扰了。”

布素道：“既然要犯是在宁古塔管辖的地界逃脱的，本官定当竭尽全力鼎力相助的，明天我会派人去协助贵将军调查的。”

汝敬南道：“目前，还用不着将军派人配合，等需要的时候，少不了麻烦将军帮忙。”

布素呷了口茶，又道：“汝大人追拿要犯辛苦了！”

汝敬南道：“应该，为了大清的江山稳固，鄙人应当竭尽全力，这次执行公务有幸拜望布将军。”

布素手捋胡须，颌首笑道：“哈，哈，客气客气。”

汝敬南问布素：“大人，军务、政务一定很繁忙吧？”

布素点点头道：“这是当然，你知道北到满洲里和外小兴安岭，东到海参崴和库页岛，南到高丽国，西到吉林乌拉街，这么多的地方都归宁古塔本将军管辖，我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哇。”

汝敬南道：“在京城久闻布将军治军治边有方，大人的英名如雷贯耳，有将军坐镇宁古塔，皇上一百个放心哪！”

两人又寒暄了一阵。侍卫进来禀报酒菜已经备好，在布素的陪同下，一行人入席。

席间，汝敬南没向布素禀报千里迢迢到宁古塔到底追拿什么要犯，布素也不好问。朝廷派人秘密公干，来人不讲，地方官员是不能问的。这是常理。

当晚，汝敬南叫过坦珠嘱咐道：“明天你带几个人穿上当地人的衣服，分散开来街上走走，特别要注意皮货店，那个有绝世武功的人穿着的衣服，我想定是兽皮做的，多打听打听本地的一些猎人的情况。一天找不回来尼大人的手令，我们就一天走不了，十年找不回来，十年就不能回京，否则，你我的性命难保。”

坦珠是祖传的飞镖高手，一个偶然的机，汝敬南发现了他这个奇才，就把他一直带在身边，坦珠做事倒也干脆利落。时间一长，成了汝敬南身边的一个心腹。

听完汝敬南的吩咐，坦珠走跟前说道：“大人，这一点小的明白，我认为尼大人的手令就藏在那个孩子身上，他妈的，要不是凭空出现那个人来捣乱，我们早就回京复命去了。”

汝敬南点点头，道：“你们不仅要在城里查，还要扩大查访的范围，屯子，山里头，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要给我仔仔细细地过一遍筛子，就这样，你去吧！”

坦珠单腿跪地：“喳！”转身而去。

一连好长时间，宁古塔的街上及周围村落，多了不少肩搭褡裢收皮货的陌生人的面孔。

二、孤身少年

十三年后一个冬天的黄昏。

一个十五六岁，身穿猎人装束表情呆滞傻乎乎的少年顶着一身的雪花，走进了宁古塔城。

他进城时，已有几家店铺掌灯了。他径直来到古塔客栈，先号了间客房，然后点了一碟木耳炒白菜，一碟狍子肉炒粉条，一壶泼雪泉烧酒，一个人开始慢慢饮起酒来。

他好像过去从未喝过酒，一大口就喝下去小半碗，辛辣的烧酒呛得他咳嗽起来，忙夹两口菜送了送，第二口似乎有经验了，仅喝了一小口，并在嘴中仔细地品味了半天，才咽下肚去。

这时，有两人进了店，一老一少，老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的样子，小的是个姑娘，也就十三四岁的模样，虽然穿着普通的黑布棉衣，但从她那白皙的鸭蛋形脸上的那双有神的大眼睛，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足以让男人心动的姑娘。少年借着酒力，不觉多看了一眼，见那姑娘也在用那双好像会说话的眼睛看了一眼自己，顿时，感到心就像一只熟睡中的小兔子被什么东西惊颤地吓了一跳。

那两人落座后，要了一盘木耳炒白菜，男的也要了一壶酒，小姑娘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动作十分优雅地夹着菜。这个少年不时地用眼睛的余光向姑娘瞟上几下。

半个时辰后，姑娘和那中年人吃完上楼去睡了，少年用眼光一直把姑娘送到楼上。

少年酒足饭饱之后，也来到了楼上。他发现，自己号的这间房与那姑娘仅隔两间。心底不觉热了起来。

也许一路劳累，加上酒喝得多了一点，等这个少年醒来时，天已大亮了。

他猛然想起昨夜那个姑娘，慌忙穿上衣服，推门出去往楼下一看，只看到那个姑娘和那个中年人离去的背影，心里不禁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在心里问自己：今生还能不能与姑娘再相见，如再相见，一定问问她叫什么。少年这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恨不得马上再见到这个姑娘。

少年在古塔客栈无所事事地吃住了一个多月，也许是要等那个姑娘再次出现，但事实是让他很失望，姑娘像一朵云彩一样，轻轻地站了站，便飘走了。可是她的模样却深深地烙在了少年的心底。

一连吃住了一个多月，在这家古塔客栈是少见的现象，客栈老板吃不住了，老板不敢断定：这小子到底有没有银子付账？

这天一大早，已成为这家客栈的老板汝敬南敲响了少年房间的门。

汝敬南问道：“小兄弟，我是本店的老板，鄙人叫汝敬南，我看你一

个多月来整天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就上来问问，是不是没找到你要找的亲戚或是朋友？如果需要帮忙的话，我愿意帮帮你。”

躺在热炕上的少年坐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看着汝敬南答道：“噢！怕我付不起店钱，这二十两银子你先拿去，是不是还够我住几月的？”

汝敬南陪着笑脸说道：“够，够，小兄弟见笑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么，啥钱不钱的，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

少年看了一眼汝敬南答道：“没名没姓，叫我傻小子得了。”

说完理也不理汝敬南，复又躺下了，闭上眼睛养神。

每天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傻小子都按时来到一楼的大厅吃饭，吃饭时，眼睛不停地四下里寻找着那个姑娘的身影。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等那个姑娘再次出现，能否如愿，他从来就没多想过。

快过春节了，街上偶尔传来一阵阵鞭炮的炸响声。这天傍晚，傻小子坐在几个月来一直坐着的那张冲着大门的桌子吃饭，觉得有人走进店门，一抬头，不禁使他惊呆了，是那个姑娘和那个中年人。姑娘看见了他，感到也好像面熟。但傻小子不用想，就可以马上记得在哪见过她，只那一次，短短的一会儿，她的面容就深深地埋在了他的记忆中了。此刻他的心快要跳到了嗓子眼儿，手开始有些不知往哪儿放才好。

他木然地站起身来，对走到近前的姑娘傻乎乎地说道：“姑娘，我等你等了好几个月了。”

姑娘怔住了，很快想起了面前这个呆头呆脑的傻小子是上次在这家客棧吃饭时见过的。她有点不悦地说道：“你等我？可我不认识你呀！”

傻小子羞红了脸，喃喃地说道：“可我认识你。”

姑娘还没见过这样傻乎乎并且死皮赖脸的人，不耐烦了，愠怒道：“你有完没完？”

傻小子信念坚定地说：“我只想知道你叫什么名？”

姑娘被这个脏兮兮的傻小子缠在大厅里，见吃饭的人饭都不吃了，都往自己这边看，感到难堪极了，白皙的脸上羞怒起两片红云，急得眼泪流了下来。傻小子见姑娘流泪了，慌得不知所措，木讷地说道：“就想问问你的名字。”

这时客栈的伙计都围了上来，一见是这个在客栈住了好长时间的傻小子，感到好笑，原来这傻小子是在等这个人家不认识他的姑娘。感到可笑。

此时汝敬南不在店里，管事的账房坦珠走了过来，嚷嚷道：“怎么啦怎么啦，噢！原来是你呀，这是干么哪？”

傻小子嘟囔道：“我就想问问这个姑娘叫啥名字，她没告诉我，还生我的气。”

坦珠不禁扑哧一声笑了：“你真是个傻狍子，人家不认识你，干吗要告诉你名字，傻小子，我劝你呀别在这出洋相了，该干啥干啥去。”又对伙计们嚷道：“你们也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随即拽过姑娘的衣袖，领到靠里的一张桌边，脸上堆着笑问：“姑娘要点什么？”

姑娘怒气未消，问道：“你们店里怎么有个傻子，这样还有客人来吗？”

坦珠回头看了一眼还傻乎乎站在原地的傻小子，说道：“不说他了，免得没有胃口，请点菜，这顿饭，算是我请客，给你们赔个不是。”

姑娘道：“木耳炒白菜，给我爸来壶烧酒，三个馒头，再来一碗汤。不会让你请，如果你请，我们这就走。”

坦珠依然堆着笑脸：“好的好的，不请不请。”转身安排去了。

傻小子看着坦珠那奸诈的眼神，轻声嘀咕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坦珠亲手端上了菜和酒，安抚地劝道：“吃吧，喝吧，天已经很晚了，到哪儿都是住店，是不是晚上就住在这儿。”见姑娘和中年人正在对视中犹豫，马上又道：“我这就上楼给二位安排房间去。”

子夜时分，一个身材单薄的蒙面人像风一样飘上了客栈的房顶，来到姑娘住的最靠左边的那间房顶，这个人预感到：这个漂亮的姑娘，今夜里肯定会有麻烦。

果不其然，这人刚到姑娘住的那间房顶，就听到屋里有窸窣的轻微响动，正欲下去，见另一高大的蒙面人扛着一个人软软的身体爬上房来，身材单薄的蒙面人也不搭话，气运丹田，一挥手，一股有力的气力从手指发出，令他没想到的是，那个高大蒙面人也是武功高强之人，一闪

身躲过去了，并回手急速甩来两只银镖。身材单薄的蒙面人没有慌张，他用脚钩起一团雪花，手捻后一甩，雪花变成两只硬硬的雪团撞向飞镖，只听见“铛、铛”两声，银镖落进房顶的雪中，发出轻微声响。身材单薄的蒙面人跟着又推出一掌，那高个蒙面人顿时觉得后背疼得发麻，知道遇上了从没遇到过的劲敌，手一松，扛着的身体滚下肩头，随即闪到另一间房上，单薄的蒙面人在半空中伸手接着了掉下的身体，凭手感到的重量，这正是那个姑娘。

这个单薄的蒙面人把她抱起，脚像踩着浮云一般飘到二楼的楼梯上，轻轻地把姑娘送回房间，那姑娘的父亲被捆在木柱上，见一蒙面人抱着女儿进来，骂道：“淫贼。”

蒙面人结巴地辩解道：“你……别认错人，我是给你送女儿的，哪有……抢走女人再……送回来的……什么贼。”

这个蒙面人没顾得上姑娘的父亲反应，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扔给他后说道：“这是解药。”说完，脚步轻轻一点，身影像风一样飘出门外。

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那个傻小子又同往常一样，还是最后一个起来的，起来后，就听到其他伙计讲：昨晚半夜，客栈闹鬼了，有个蒙面人偷了那个漂亮的姑娘。又被另一个蒙面人救回来了。唉！女人漂亮，是福也是祸呀！

三、显露踪迹

坦珠揉着酸疼的后背来到汝敬南的门前。

坦珠进屋后，凑到近前神秘秘地说道：“大人，我来告诉你咱就要熬到头了，那神秘的功夫终于出现了。”

汝敬南听到这个消息，惊愕住了，手中的茶杯“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茶水溅了他一身，忙说：“快……快点说说。”

坦珠，就把那夜遇到的那个身材单薄的蒙面人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不过，他没说明夜是为了去偷女人，而是把那个蒙面人的功夫

与十多年前在虎峰岭上看到的一闪就不见的那个人武功是如何相似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一番。

汝敬南在地上转了一圈，复又坐下，手指一勾，坦珠靠到近前，汝敬南道：“你现在就去通知在城南开皮货店的小陶他们三个人，在城西开山货店的武进明他们两个人，还有在温春开客栈的老吴，就说我说的，从现在开始，要严密注意自己负责的周围地区。既然会那种神秘功夫的蒙面人出现，我想他肯定与当年的事有关，还敢肯定他现在还在宁古塔城，千万不能放过这个来之不易的线索，一旦发现什么情况要马上向我报告。还有，那个人能上客栈房顶，肯定对咱们的古塔客栈相当的熟悉，从明天起，你要对店内外的人开始明察暗访，特别要监视好那个姑娘，看谁围着她转，那人既然能救她，就是喜欢她，查查是谁对她有意思？对喜欢她的人，要用巧妙的方法试试会不会功夫。好！你算是立了一功。”说着，从袖内拿出十两银子，又道：“这是奖给你的。等此事办成了，我奖给你一千两，好了，立刻去办吧！”

坦珠接过钱，单腿跪地，道：“谢大人。”

汝敬南在坦珠走了之后，旋即来到客栈的房顶，见覆盖在房顶的厚雪上面，除了只有一个人的凌乱脚印外，其余什么痕迹也没有。不禁惊呆了：那个不知来自何方神圣的蒙面人，不仅会绝世武功，轻功也相当的了得。

夜半时分，又有两个黑影来到姑娘的房间。先用迷魂药将父女俩迷昏，而后，麻秆似的黑影扛起姑娘就走。还故意弄出轻微的响动。

一切就像重复那次的经过一样，又有一个身材单薄的蒙面人等在房顶上。这时客栈的周围立刻燃起了三四圈火把，接着传来了兵士的呐喊声。同时有二十多个兵士翻身上房，站在了那两个黑衣人一边，将这个蒙面人围个水泄不通。

身材单薄的蒙面人毫无惊慌，只轻蔑地一笑，使出踏雪无痕的绝世轻功，几步腾、跳，窜到近前，抢过姑娘正欲离去，不想那两个黑衣人摘下面罩，“哈哈”大笑起来，汝敬南狠狠地说道：“今天引你这条蛇出洞，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都给我上，今天一定要逮到这个小子！”

那蒙面人不慌不忙，一边扛着姑娘，一边伸出手来，气运丹田，力聚

掌上，快速地将空中飘落的雪花向这二十多个官兵推去，一片片雪花像变戏法似的变成了一枚枚小小的飞镖，急速地射向围过来的官兵，除了汝敬南和坦珠两人有所防范之外，其余二十余名官兵都在顷刻间无声地倒下了。

也许这次汝敬南用的迷药剂量少些，姑娘醒过来，见自己被一个人扛在肩上，周围倒下了二十多个官兵，知道又是上次的那个人救了自己。她伏在那人的耳朵上轻声问：“你到底是谁？”

那人用手指竖在嘴上“嘘”了一声，意思是不让她说话，旋即两脚踩着飘落的雪花腾空飞起，在几百名官兵的视线中飘走了。

布素、汝敬南、坦珠等人惊诧的看着这两人像空中飞云般的消失在雪夜深处。

这个蒙面人带着姑娘来到城西门外，见身后无人追踪，遂放慢了脚步，又走了一段路后，在城西的烧锅屯边停了下来。

蒙面人问她：“姑娘叫什么名字？”

姑娘望着他单薄的身材，不觉心生一股倾慕之情，答道：“你救我就为了知道我的名字？那好，我告诉你吧，我叫乌月蝉。”说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客栈里的那个傻乎乎死气白赖地想知道自己名字的傻小子，嘴角不由地浮出一丝嘲笑。

蒙面人重复地念叨了两遍：“乌月蝉，乌月蝉，真是好听的名字。”

乌月蝉道：“后边没人追上来，你摘下面罩吧，让我看看你。”

蒙面人摇头，表示不行，旋即狐疑地问着自己：“今晚怎么会有官兵？”然后告诫道：“乌小姐，我想告诉你。……”

乌月蝉接口道：“要防备客栈汝老板和那个坦珠，是吧？”

蒙面人惊讶问道：“你，你怎么知道？”

乌月蝉笑道：“这个你就别问了。哎！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哪！”

蒙面人没有回答，却问道：“有人几次找你麻烦，你为什么躲？”

乌月蝉答道：“我在客栈等亲戚，人没来，我哪能走？”

旋即他看看乌月蝉，又拍拍自己，不知道是在问谁：“官兵是冲谁来的呢？”

乌月蝉答道：“就我们两个，不是冲你，那就是冲着我来的呗。”